

皇清经解

金

清

經

解

皇清經解卷一百七十七

學海堂

論語稽求篇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有朋自遠方來節 同門曰朋此是古註自說文及詩諷左傳註公羊傳

註皆然孔氏正義曰周禮大司徒註同師曰朋便不如同門

之當蓋朋是門戶之名凡曰朋黨曰朋比比是鄉比黨是黨

塾皆里門閭戶學僮居處名色故朋為同門此是字義本爾

不可易也大抵學中境次從黨庠肄習之後既已分門又復

來合致足娛樂此與學記所云敬業樂羣檀弓所云離羣索

居正可比觀蓋以離為苦則必以合為樂也至若學問相長

彼此宣暢亦朋來必有之事即以此言樂亦無不可但朋來

不可混耳

其爲人也 孝弟爲仁之本孟子註甚明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

也又曰親親仁也實卽本字舊儒每比之木實之實卽核中

仁也根莖也所謂一在木下爲本也然則仁本孝弟矣若親

親仁民以節次言則但言其粗者不知後儒何以又有人性

無孝弟之說也若然則孟子良知良能之說真異學與先聽

齋曰驟讀有子原文反覆踢蕩踊躍扞掉而爲是言定知堯

舜之道只在孝弟其警誓後學提撕聾瞶何等急切及一聞

儒說而索然矣張南士曰凡立言各有所重此文且極言仁

本孝弟良然

何註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大成此以仁孝分先後所始

然此係西晉異學從來無此案呂覽夫孝三王五帝之本務

此本務字實出有子務本之語故唐宗孝經序以孝爲百行之源源卽本也李延壽孝義傳序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仁義者合君親之至理實忠孝之所資則竟以仁爲人道卽道生之道也以仁爲孝弟所資資深則逢源明云仁是資取孝是源本也惟漢詔舉賢良謂賢以孝爲首則微逗先後之意然但以施用節次言如孟子親親仁民語非本論也至東漢之季南陽延篤有仁孝先後論則意是時已創有仁先孝弟之說且混本末爲先後其異說所始實本諸此然當時早已辨之如云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仁以枝葉扶蘓爲大而孝以心體本根爲先則仍以本字折先字且辨旣明了則主說已暢又何容再襲客說以

啟更端先仲氏嘗云漢學篤實東京尤甚然其時已逗有魏
晉王何虛無講論大意正指此等

本字不訓始字惟宋真朝作廣韻始有此釋但此節本字則
斷斷不作始解爲仁之本卽務本本字也孝弟爲仁始則必
先曰君子務始始立而道生恐有子無是語矣

賢賢易
色節

四者非至德絕行不必學而後能之故曰未學舊註甚
明按子夏是節詞氣抑揚與有子孝弟章正同有子重孝弟
子夏重力行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知者其良知也天下原
自有不學而可知能者舊註服勞非大孝事本禮記語其以
致身爲汪疇之行者謂不能匡君衛國而徒以身殉孺子之
忠也故云然此與夫子不許召忽同意若秦之三良齊之徒

人費則恩倖之流致身何益又下此矣

易色有二義一作改易之易音亦則色是顏色謂改容而禮之程伊川云變易顏色是也一作難易之易音異則色是女色謂尊賢則輕女色漢李尋論天象有云少微在前女宮在後賢賢易色取法于此顏師古所謂尊上賢人輕略于色是也

爲政以德章

爲政以德是以德爲政譬如以下是比喻以德爲政之

象北辰比德衆星比政謂一德既立而衆政具舉譬之天象但樞機在我而鈞軸自運所謂綱舉則目張振裘在挈領象有然也論語兩譬如皆緊頂上句以上句正言未明故加譬語未有正言是一意譬語又一意者四書有倒譬譬如爲山

譬如平地是止進之譬倒譬也有反譬譬若掘井是不掘井之譬反譬也有正譬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是正譬君子之道持載覆疇錯行代明是正譬祖憲律襲之無所不備皆緊接正言而加以喻語况爲政以德與先傳後倦正譬頂針尤極明了按拱舉也中庸其人存則其政舉

包註德者無爲此漢儒攙和黃老之言然尙有馬鄭向歆輩以師承儒術挽回其間至魏晉而浸淫矣何晏異學本習講老氏援儒人道况出其意見以作集解固宜獨據包說專主無爲

爲政以德正是有爲夫子明下一爲字則縱有無爲之治此節斷不可用矣况爲政則尤以無爲爲戒者禮記哀公問爲

政孔子曰政者正也君爲政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則此一爲政明日必有爲明日必不可無爲夫子此言若預知後世必有以無爲解爲政者故不憚諄諄告誡重言疊語而註其書者論語與禮記皆夫子沒後七十子之徒所作故大學中庸出自禮記若坊記表記儒行哀公問諸篇則實與論語相表裏者乃聖門弟子所記如此

父母惟其疾之憂

惟疾之憂他無可憂也馬融解如此是正說

子游問孝節

今第以養爲能事若論養匪特子能之卽犬馬皆能之

也彼所不足者獨敬耳此是舊註正說若人養犬馬此何晏說之不可從者

或疑犬馬焉能養人舊註犬以守禦馬以負乘皆養人者

先仲氏曰養有二義一是飲食一是服侍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此飲食也若儀禮既夕禮養者皆齋文王世子豎言疾則世子齋立而養此侍疾也世無疾困饗飲食者至檀弓事親左右就養註作扶持舊嘗疑之及事君事師亦曰就養則未聞君就食于臣師可往教如近世延師供饌者然後知養之爲奉侍非飲食也故鄭康成註就養有方謂不侵官而孔穎達引春秋欒鍼御晉侯事以明之謂欒書帥師雖君車陷淖而代御救君謂之侵官此正釋養最親切處若孝經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則初生孩幼豈供菽水所謂承歡卽養也故養上有二義飲食與奉侍是也養下亦有二義撫育與乳

哺是也未有學養子乳哺也以善養人中也養不中非乳哺也養物亦然食而弗愛餵飼也莊生養木雞孟子養貳棘非

餵飼也

史廝養都養皆作服侍解

或曰此養字當是食養觀下章有酒食先生饌可驗不知此正二義兼也不曰有事弟子服其勞乎服勞奉養非奉侍飲食而何

唐李嶠爲獨孤氏請陪昭陵合葬母表云犬馬含識烏鳥有情寧懷反哺豈曰能養則在唐時皆以犬馬比人子以能養爲能奉侍親故馬周上疏有云臣少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此皆釋經之顯見于章疏者若晉束皙補亡詩云嗷嗷林鳥受哺于子養隆敬薄惟禽之似此雖以養爲食養然亦

禽養親非人養禽也且晉本晉人其在晉時已未嘗一用何
說卽至趙宋王豐甫辭免起復表亦尙云犬馬之養未伸風
木之悲累至乃不意數千年共遵之註而何氏以一人變之
張南士曰古罕譬曲喻皆有倫類擬非其倫古人所禁豈有
斥親爲犬馬而可以出口語立文字者鄭子家以畜老比君
遂成弑逆齊鮑牧斥先君豎牛終是奸黨豈聖人告人而肯
出此

坊記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不敬何以辨此正與皆能有養
同一語氣然則夫子此言夫子已自註之矣人不解經亦當
通經盍亦取坊記一再讀之

書云孝乎惟孝乎二句舊註引包咸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詞
孝友于兄弟

則孝乎不句而惟孝句故蔡邕書石經以孝乎作孝于明非
斷句助字班固白虎通潘岳閒居賦並作孝乎惟孝與包註
同夏侯湛昆弟誥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以至陶潛明卿大夫
孝傳贊張耒淮陽郡黃氏友于泉銘皆有孝乎惟孝句淮安
閻潛上與仁和姚立方引論語異讀如唐王利貞幽州石浮
圖頌有云孝乎惟孝忠爲令德宋真宗朝張齊賢奉詔作曾
子贊亦有孝乎惟孝曾子稱焉之語卽太平御覽引論語文
亦以孝乎惟孝作句

或疑孝乎惟孝不可解閻潛上曰此與禮云禮乎禮漢語肆
乎其肆韓愈文醇乎其醇相同言孝之至也故曰美大孝之

詞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一十一
六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舊註曰是當罪責不可容忍此是正解集註以此

爲副註按晉庾亮欲黜王導謀之郗鑒鑒不從亮啟鑒曰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又崇德太后廢帝爲東海王其詔亦云是而可忍孰不可懷此皆解經之見于行事者

子夏問曰
巧笑飾

素以爲絢兮絢者飾也言具此美質不必復飾也卽

此素也而可以爲飾此詩所以美也然而素也非飾也素何可爲飾子夏所以疑也

子曰繪
事飾

繪畫之事五采並設素之色在五采之間素固非所先

也然而五采雖備素反後設若惟恐先素而汪易滋者是必俟眾采先布而後各布素以成其章所謂繪畫之事先采色而後素功者素亦在所後也是素亦飾也

惟素後于采故素可當絢此正答解

詩詞

按周官考工記畫繪之事雜五色五色者五采也謂青赤黃白黑也又曰畫繪之事後素功素者白采也功者工也後工者謂後布之恐其易漬汙也大抵畫繪之工有繪繡二事虞書上衣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下裳以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作繡是一繪一繡原有二工然總曰繪事者以繪回繪卽繡亦先繪而後可繡也乃虞書又云以五采章施于五色是其地皆以五采爲之在衣則東青南赤西白北黑中黃分四時方色以次相配而續之而在裳則青與赤赤與白白與黑黑與黃以次相間而繡之然云雜五色者則必先布青赤黑黃四色而云後素功者然後以白采分布其間如赤之次

白與間白白之次黑與間黑無不留白采而後布之所謂恐其易漬汙也所謂後素功也

禮器甘受和白受采所言與考功繪事不同其所云白者以地言也非以采言也故曰受采言地可加采也繪事所云素者卽采也素采者五采之一也同是五采而施有先後故曰後素非謂素又加采也素卽是絢素不必加采此與禮器白地加采之說不同

曰禮後乎節

子夏于是恍然曰吾今而乃知禮矣向以爲天地節文

原具四德禮固非後起之物也今乃知自然之素竟可作飾則夫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秩序精微降爲儀節禮可爲飾猶之素可爲絢也禮固在所後也

皇清經解卷一百七十七終

嘉應生員葉榦校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七十七

毛檢討論語稽求篇

八